

書名 睿濟瑣綴錄殘四卷
 撰者 明 尹直 撰
 卷 卷六上
 內容分類 史·雜史·瑣記·明
 索書號 大木·法類·獄訟·案牘·3
 編號 B1760200

卷六上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760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法類·獄訟·案牘·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睿濟瑣綴錄殘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睿濟瑣綴錄卷之五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 臣 袁彬 謹

題為纂脩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會昌侯

孫繼宗等題

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蹟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

向隨侍必能詳知合無令其開寫具題奉

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二日 臣 將事蹟錄寫欵送該

館 敢擅便具題奉

錄寫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開坐謹題

請
音
計
開



審齋瑣綴錄卷之六

國朝典故五十八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
揚諸公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自此於魏徵夫
唐寔由太宗化家為國而宮僚魏徵等皆出於高祖之
推承乾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去事秦王不自昨焉
今建文嗣統五年蹇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文
所親擢視魏徵之於承乾殊不類况當時群臣中如周
是修之死我

太宗有從食其祿自盡其心之 旨

聖意寓深矣今二公乃安然徇冒何其忍也後雖有輔佐

微勞難蓋前愆大節已虧而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
議之者予則獨不韙焉故予列諸名臣而謂之通錄良
以此也其中惟解公纔歸自謫所居冗散則其責任又
非蹇夏諸公此其亦薄乎云耳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脩相約自盡
於應天府學既而解先生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先生
如廝回問家人曾飼豬否解先生咲曰一豬尚不肯捨
豈肯捨性命蓋皆初無意於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哀
哉宜文貞爲之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寔以解薦
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省過文江僅以白金十兩壽解

夫人爾

太宗皇帝嘗御便殿偶宣二三給事中至榻前詢其姓名
其中一修偉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
中

太宗曰問汝姓只對以姓名何用縷陳某對曰臣幼讀魯
論對君不可不詳

太宗喜遂陞爲山西布政使捷給偶幸亦命矣夫

成化甲午秋刑部尚書王同節卒補以右都御史項忠
未幾兵部尚書白圭死商閣老薦忠以代而召鎮守大
同右都御史董方陞刑部時兵部左侍郎李震已經九

年考滿陞支二品俸垂延代主不意項轉而來忿恚不平然次子寔聘項女姘家也一日呼項曰親家既得刑部也罷何必又鑽來此項曰親家何必鑽踰月震疽發腦後尚強力相叅諸卿亞戲震曰腦後生瘡因轉項震對曰心中謀事不知親衆改曰胸中有病不知疼蓋兵部右侍郎勝自明時以毋喪奪情理任故云胸爲凶疼爲勝雖對未切而事實相關亦可哂也大抵震素患癩每奏事声啞甚不稱

旨故久不得陞竟以是卒也宋相李文正公昉嘗言其座主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仁裕年高退居時每遇門生進謁輒與夫人偶坐受拜一如子孫禮懸一詩板子客次云二首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馨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

聖世偶將疎網罩群英衰公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畧有情觀此則古之座主門生重具厚矣

宋張忠定分誅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扯其父公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學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前輩以爲美設予不以爲然在律有不決人之宥蓋雖殺人不罪而况戲扯其父此小兒之常態豈可逆其探爲亂而遂殺之

乎誠不可以爲法若使公因此益興學校之教申之以
孝弟之義潛消黜化其悖逆之氣焉知其不與仁讓之
風乎况止見此一小兒耳彼未見者可盡殺之乎誠非
彌亂之方曹武穆公瑋鎮天雄一卒犯法衆謂欲具心
其殺之公乃處以常法衆以爲疑公曰臨邊對敵斬不
用者所以令吾衆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以是觀之則
武穆見此小兒必不殺矣然則忠定之見豈不於武穆
蓋亦一時之誤也又忠定少見一仕者爲僕持其不
法事欲妻此弋乃陽假此僕爲馭單騎出城至林麓斬
之而還此乃俠流之所爲非士大夫之奇節蓋忠定處
此只宜爲其女擇所歸以他罪去此僕則善矣若當日
有人發其擅殺之罪何辭以解而前輩以爲公之奇節
亦誤矣

宋呂正惠公端當真宗初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於殿
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
萬歲厥後呂文靖公妻簡因大內灾後仁宗御拱辰門
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意對曰
宮庭有變願一望夫顏遂命舉簾俯檻見之乃拜此二
事類同予當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承
顧命後又明日請見

今上於文華殿奉慰蓋亦二公之意也

宋張子顏晚年嘗見目前光閃閃中有白衣人如佛者信之彌謹不食肉飲血体因瘠而多病時泰陵不豫江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脉聖体極廣寧子顏一日從壽卿求診脉壽卿一見大驚授以大丸數十小丸千余粒諭以十日中服尽見報既數日漸尙白衣變爲黃而光不見矣乃思肉肉飲酒又明日俱無所見其体異前乃請壽卿謝壽卿曰公脾初受病爲肺所尅心脾之母心氣不固則多疑自有所見吾之大丸實脾小丸實心肺爲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則病自愈子顏大神之且問所御診如何曰再得春氣當絕雖命司者莫如之如時元符八年八月三年正月泰陵宴駕壽卿後入華山時年已八十餘矣

吾泰和蕭子韶蓋木匠之子初登第

高皇帝問其家世對以一絕云嚴親曾習魯班機當年製下青云梯腰間帶得純網斧要砍蟾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戶部主事謫戍陝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身草茅原是布衣臣戍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列職地官階六品承

恩府僅三春戎衣再際風雲會始信儒爲席上珍後復

起為知縣尋致仕

吾邑冠朝陽季任洪武間太學生擢僉浙憲嘗見數牋
角書生自社學散歸其中一生子拋書包為戲季任召
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狡其生對曰太守二
千石莫若公且請賞季任曰有乃卒言莫若公廉季任
復詰之曰無賞又如何對曰莫若公貪季任加賞大奇
之蓋生名呂升後官亦至江西僉憲分按蒞邑首詢楊
僉憲之家類致照拂之意

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蒙家居年踰八十子孫賢孝田
園統郭春夏間諸子集諸佃僕數名人挿秧擊鼓唱歌
公與陳天人各乘肩輿循視於阡陌午憇在所諸子孫
更迭稱觴上壽宴樂終日形諸賦詠鄉邑以為美談一
日澄江洪漲公跨門坐視徐諭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
不歆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
我等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
得與汝曹覩水為樂邪以此益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
力所能為也

吾邑井陸龍白廷魁中成化丙戌進士授慈溪知縣任
歲餘一日謁郡守拜不能興扶出氣絕歸葬十二年以
營墓弗利啓遷揭棺儼然如生膚髮溫莖衣裳鮮靛妻

子以手拭開兩目瞳炯炯因藏于家時一啓視即四五載依然乃復葬焉予與廷魁同學知其善運氣及此異雖未覩然里姻楊光弼其妻弟嘗親自者謂予良然成化甲辰徐州一婦初孕時助骨下即生一瘡漸長如核大皮益瑩薄彌月兒從此產異哉有司具聞司給廩米予每過徐詢知子毋無恙欵一往視而未果然奏報之旨予親見之不誣也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寡嫂地基僅一間其孤嫠吞声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嫠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神矣哉此可爲欺孤弱寡者之戒

宋有號本心文先生者由上庠登第一日來省其叔芦陵宰文可則文山年少以同姓謁本心試中道狂狷論頃刻成篇本心竒之因問其譜文山以潞公對本心微咲曰石晉諱敬者以敬字苟文分爲二姓潞公之譜人莫之詳文山持是說歸質諸革齋先生乃質之仙筆仙云石室其先也革齋遂以室石後人刻爲圖書照其所自出厥后文山早出廷魁晚起勤王忠勛義烈耀古今石室云乎潞公云乎蓋又開文氏之一初也后之文氏

有修諸者乎不以廬陵之文為太宗手巽齋歐陽先生始登科縉紳士林意以六一先生廬陵人也代出名公必為望族巽齋以欺人欺心為耻力辭非六一之派且曰人當自立豈可冒他人重此巽齋所以為賢而崇韜之為可耻也彼不蓋盤飶不辱於菟者又可知矣揚誠齋先生所受誥勅身後有為妾男子得之藉以爭楊氏之祖墳風水當時官司莫能明斷公然移葬此由子孫不能保守誥勅修明繕牒以故人得而冒奪之也為人后有可不勉哉

刑部廣東分司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官多優容之否則摺據報復故多憚難為惟何廷秀任其司獨曰法天下之公有犯至司輒從公坐罪不少貸嘗百戶逐其舅之予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都使袁彬屬廷秀石戶廷秀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戶啣之嗾判事旗校百戶拮撫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士君子未嘗不廉但有廉於公而不廉於私廉於少而不廉於多皆勉焉者也惟何秀則不然初弟進士奉使淮西巢閔令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廷秀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

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
臣死鎮守太監分其於財遺三司廷秀獨力辭之不獲
則受而輸於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廷
秀嘗薦閩職贖以犀帶銀器教事廷秀咲曰我知君君
何不知我成漸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爲
壽并獻文梓可爲棺者廷秀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廷秀
曰戒之在得正當今日此其所以爲廉蓋性然也成化
末士夫顛望何廷秀代杜敬修爲司寇萬循言預薦廷
秀爲南京刑部尚書恐妨敬修耳及懷恩起自謫所一
日詣內閣言

新君即位如何又以何喬新陞去南京予徐對曰初以其
年深暫予曰取屠瀟有闕又可取劉祐之遽曰總到南
部如何可取予曰取屠瀟亦可祐之曰在廣未歸予曰
昨具題來已復泚南臺矣祐之曰年亦淺祐之欲進一
私人而不果遂空其位予乃薦彭韶爲右侍郎明年春
冢宰王宗貫首舉廷秀士夫翕然稱快成化丙秋逆賊
李子龍誅後

聖上自銳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小便點乃命
選錦衣衛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衣靈濟宮前
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命各校廣刺督責大政



小事方言俚諺之微悉采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畢以毆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官勘提畢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璵家董託錦衣百戶常英營解適英正欲汪刺事而無由即潛報汪謂畢東陽火師之曾孫家資鉅萬造西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置諸穴今事露乃撻黃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款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昏夜馳至常家酣飲發官校掩捕畢等就常舍鞠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士宜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且汪入奏出追所挾黃白畢璵備掌行具如所謂琵琶者錦衣極酷之刑

每上琵琶遍身骨節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於如是者三妾供寄任其叔武選主事仕偉所處今數校徑往兵部猝縛而來拷掠如畢又令當駕力士數十人圍守仕偉等方黎明數校入室一妾以身捍門妻倉皇攬衣起四五妾婢并獲至廠汪畧加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笈傾罄緋笞馱穢晝夜苦楚責追已不哀號徹天過者流涕成化丁酉二月十四者也是司曰司禮太監到內閣議他事商因白璵嘗為畢通送金帶一腰即峻斥之不容入門且畧從貪濫豈忍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旨安慰後同僚劉叔溫又乘此擠排商亦殆矣越

三日畢死于殿中汪召御史相驗到蓬罰詭數刻乃釋而司禮太監亦謂汪詆毀避嫌莫敢齟齬遂遣錢太監同英馳往獨特提勘官已械畢父政仕指揮泰等比來英途中輒具本通奏勘官受賄回互俱坐謫罷及至畢家及沒貲財人口赴京往還所過鳴張虎噬有司賄賂狼籍送迎旁午又搜得畢每歲賄結巡按御史及在京當道簿籍揚言面奏聞者心驚魄喪及抵京美以賍敗成邊薄亦莫達人痛快之秦坐死於獄人口悉發寧家惟二女婦以逃歸外家續獲解至乃發浣衣局

初汪太監山廠士夫無與往還惟都御史王越世昌日

往候之滋久相得一日司馬項璉途遇汪旣逝始覓追回下與謝過汪不爲禮尋以事造校卒直上部堂詞色頰厲項亦不之禮王素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御項撥拾之項危甚乃約諸堂上疏汪過惡尹冢宰晏不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張瑾姚瑩特詣諸堂上僉名而遂稿于尹俾收以自別尹即潛報汪疏入

上怒罷廠命王回理司設監事汪泣奏此非外臣意實黃賜陳祖生二人所喉且中黃以他危事送不容二人見辭出調南京時都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久不得陞陳言汪所行皆公不宜革罷汪即奉命仍舊刺使縉行驟進

用汪首發項過廷鞠項詞頗直俱有來歷竟坐贓罷商
閣老見機求去乃陞少保賜勅給驛而回汪權勢愈熾
錦衣帶俸千戶吳綬營求從汪書辦授頗知書汪任之
歷陞指揮掌鎮撫司事言听計從而一特諸大臣皆因
越附汪深自結納粟勢喉科道排詆異已許各自陳李
都堂賓董司寇方遂皆如請餘未允不浹旬薛尚書遠
勝兵侍昭程戶侍万里楊鴻臚宣劉寺丞漢復被劾退
廷紳側目而翁世資補薛缺余子俊補項缺御史馮璿
補寺丞缺則以首為鷹犬之故特成化丁酉五月日也
是冬汪發南京太監覃里朋嘗乘馬快船夾敗私鹽毆

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擊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
以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里朋至京卒以黨援
僅充淨軍未踰年復回南京內府寫字黃賜陳祖生俱
復太監黃則代覃襄奉勅守備蓋汪有同家內使李僅
多不法嘗為襄所撻至是譖襄於故奪其權

成化戊戌冬革興寧伯李震爵閑住震初鎮守湖廣累
立邊功以年荊襄進爵與叅將吳經有隙經弟綬從汪
太監剝事將甘心於震通南京后府經歷卜馬益窩一
全莫道人學黃白術而為淫其妻妾接赴京綬首傳會
震嘗隱道人私習織緯遣人籍逮之途遇江震訴一介

武夫蒙恩僉爵父子富貴已極復欲何爲此仇家綬所
爲也汪悞然也輕信遽發勢不可已至下錦衣獄鞫問
竟無左驗僅得不死革爵閑住喻年卜馬益考滿手署
南京吏部事即考不稱奪職其子亦以強盜伏誅天網
恢恢詎不信失

成化己亥夏六月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牟俸坐罪充
軍拘俸以僉都巡撫山東適今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
鉞爲左布政二人皆強幹苛刻不相能是至太監汪直巡
邊至遼鉞以諂倭見喜乘間言俸過惡汪還遣校尉緝
得俸貪暴寔迹贓以萬計俸適以議事到京遂連俸姻

家侍讀學士江朝宗俱下獄拷訊追贓俸備受慘酷行
賊指揮吳綬諷被逮所屬守令潛各代輸僅伴罷追特
劉叔溫張言俸以金壺賄万循言爲援欲同傾之竟無
左驗方得免惟朝宗自家起服赴京俸逆至九江聯艦
並行沿途有司以俸故將迎供億加厚及駐上新河調
攝足疾日久所屬頗有交通至是朝宗尚恃劉平日稔
厚必與維持殊不知有傾万意竟調廣東鹽課提舉而
俸克鎮遠衛軍時前往江西僉事陳麟陞副使在雲南
亦坐罪罷爲民人謂牟陳二人皆嘗同擠許聰于死今
聰之寃始得報云

成化己亥六月謫兵部侍郎馬文昇戍重慶衛先是文昇奉命整飭遼東邊務事巡撫遼東副都御史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昇節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來巡邊鉞惧見罪乃戎裝遠逝除道飭厨供張鮮脩賄託僉從見汪叩頭狐趨狗媚無所不至惟文昇與汪亢禮奴視其左右以是鼠輩多譽鉞而詆文昇鉞乘間短毀汪還奏文昇妄起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寇邊

朝廷遣林聰司寇同汪往勘汪稍加恭敬聰深自結納勘報一如汪言遂下文昇于錦衣昇言實禁鉄器非農器也

竟坐謫戍士論惜之喻七年汪敗文昇乃宥還尋起復用累遷至太宰少師

成化己亥秋太監汪直監總軍務征建州衛初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州女直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共載中國外御北虜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爲大患惟嚴飭守備未則逐之耳

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太監立功固寵已亦倖進虛張

邊驚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
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賞陞特建州頭目六十餘人
來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至始
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格闕擾攘因乃就綁
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軍猝至壯者赴匿惟余老弱或
殺或旋虜凱敵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迓迓

上御文華殿以侯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十餘石勇進祿
保國公鉞右進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彛以督
餉陞太僕少卿尋改餘都鎮遼余進階有差未幾虜以
復仇爲詞屢侵邊堡擄去男婦碓舂火蒸支解以殉屯

堡屏迹弗克耕種遼地騷然識者憂焉

蘇州昔有一僧能詩頗捷給詭譎嘗途遇郡守以涼傘
爲題命賦詩僧立成一絕云衆骨攢來一柄收褐羅銀
頂覆諸侯常時撐向馬前去真箇有天没日頭守聞之
頗有愧色此僧蓋善於諷刺也宋安鴻漸途遇詩僧贊
寧從童行數人嘲之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作隊贊
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蓋都官鄭谷
有愛僧不愛紫衣僧之句故云然